



點滴

陳復生

## 「天籟之聲」傳遍各地

2008年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行的「大愛無邊」紀念周恩來總理誕辰110周年大型音樂晚會，在「央視」轉播，獲得極大回響，隨後重播了兩次，這是我作為製片人，在十多年後同內地電視台的再次合作，他們台前幕後的專業和超高水平，真是今非昔比，令人眼前一亮！

經驗豐富及訓練有素的老、中、青藝術家們，表演固然精彩；但一群天真可愛，未經歌唱專業訓練，甚至連五線譜和簡譜也未看懂的小孩，竟傳來「天籟之音」，同樣使人驚喜！

2008年7月中旬，我們邀請了內蒙古五彩呼倫貝爾兒童合唱團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演出，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一起主辦「五彩傳說——草原童謡音樂會」，30多個來自鄂倫春、鄂溫克、達斡爾等蒙古少數民族的孩子們，年齡最大的13歲，最細的只有5歲，用他們經正規訓練的天籟之聲，以五種自己的民族語言，唱出他們祖輩傳下來的民歌，充滿真摯感情的童謠，震撼人心！

事緣2007年，電視藝術家王紀言院長（原鳳凰衛視中文台台長、中國電視「教父」——曾任北京廣播學院副院長）邀請我到內蒙古呼和浩特，欣賞她女兒王鈺喆執導的呼倫貝爾兒童合唱團演出「五彩傳說」，整台節目所表現的真、善、美，動人心弦；其後該



●2008年呼倫貝爾兒童合唱團來港演出，獲當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李小林（左三）及時任外長楊潔篪的夫人樂愛妹參贊（右二）熱烈祝賀。 作者供圖

文公子手記  
文公子

## 贊助疫苗抽獎一舉數得

雖然內地抗疫雷厲風行，但鄰近香港的廣州，最近又再告失守，出現新冠肺炎的本土案例。是次的受感染者並無症狀，傳播快速而且力度強猛，省內受影響的地區更開始有蔓延的趨勢，情況令人憂慮。

香港新冠肺炎的確診個案，近日開始步入清零階段；但參考廣州的情況，對於防疫抗疫絕對不能掉以輕心，早打疫苗才是本之道！

香港經濟近一年多來，深受疫情打擊，百業寒冬，失業者眾。經濟要重新起步，就必須先恢復良好的市場及營商環境，而全面恢復香港與世界各地的交通、旅遊及商務往來，更是必須邁出的第一步。

然而，香港雖然疫苗存貨充足，政府亦不時作媒體宣傳，但接種人數卻遠未如理想。歐美各地正計劃推出疫苗護照政策，希望盡早恢復國際往來，但香港由於疫苗接種率偏低，相信難以即時受惠，影響商業恢復活力的時間。

香港商界一向腦筋靈活，深明重賞之下，必有接種者的好橋之道，近日籌備推出抽獎，鼓勵市民早日接種疫苗。其中最大手筆的，要數信和集團旗下黃廷方慈善基金及華人置業集團，宣布贊助一個市值千萬的市區住宅單位作為大獎。消息一出，全城轟動，預約接種疫苗的人數即時急升，可算是找對了方向。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很大程度來自貧富懸殊，而樓價飛升正是當中的元兇。市區樓呎價動輒以萬元計，早已超越打工仔市民的購買力，而業主與無物業者更有明顯的財富差距；但社會階層向上流動卻缺乏出路，令沒有「父幹」的基層年輕一代，覺得就算如何努力工作也難「上車」，怨氣遂生；只要別有用心者予以煽動，就不難將之引爆。黑暴勢力號召「攬炒香港」竟然如此多人響應，某程度上與年輕人看不見前景，難以先置業再致富有關。因此，市值千萬的市區住宅作頭獎，自然有非常高的吸引力。

今次的疫苗抽獎，雖云中獎機會比中六合彩頭獎更高，但概率始終也只有幾百萬分之一。因此，據悉商界亦正收集其他企業的獎品捐贈，計劃每兩星期抽獎一次。文公子相信，商界必會熱烈響應。一來，鼓勵市民接種疫苗，對整個社會有利，商界理應支持。二來，接種率高，自然有助盡快恢復營商環境，有利商界維持生命力。此外，獎品可以為產品作間接宣傳，予消費者試用，可能會增加業務機會，一舉數得，又何樂而不為？

淑梅足跡  
車淑梅

## 愛回家的男人

當年「小虎隊」成員之一林利轉眼入行38年，他現時自稱大叔，是人所共知的台灣女婿、出名的孝順仔，去年底因母親患病重返香港照顧母親，拋下了比他年幼14歲、新婚只有一年多的太太，

「兩年前結婚真沒想到會遇上疫情，現時我兩頭不到岸，以往可以一天兩地飛兩轉，今天飛不了台灣，我要留在香港照顧媽媽。我已經半年沒有見到老婆，她始終是個女性，雖然她很包容我，但一個人在台灣都會悶，我天天都在電話向她說，我愛你掛念你，聽到她都煩了……這個就是遠距離戀愛的問題，只靠電話是沒可能的，一定要觸摸得到，否則禁不住負面情緒，什麼說話都講出來。」

「台灣人和香港人不同，喜歡將私事放到網上，她寫我的私事，我會介意，我照辦煮碗湯將她的寫出來，就是要讓她知道，這是不對的，對大家都會有影響的，外人可能當作一件八卦新聞，不會記在心上，不過對廠商可能會有影響，本來有商戶想約我倆拍杯麵廣告，也要停一停了。」

「那次，我指自己不是好丈夫，請她找一個比我更好的，我很後悔這樣說了，我好心急去哄她，我明白女孩的心情，見人家雙雙對對都會感到孤獨，其實我都空虛，但不敢告訴媽媽我好想返台灣見太太。如果疫情稍緩和，台灣又開放旅遊，我會帶阿媽過去生活，這是最好的方法。我阿媽當初不願意，但現在OK了，兩邊走我好淒涼，其間我試過隔離過7次，合共90多天，你見到我



●林利除孝順媽媽外，對太太也愛護有加。 作者供圖



紅茶館

查小欣

## 《聲夢傳奇》豈止是歌唱比賽

《聲夢傳奇》經過幾輪激鬥，已到比賽中段，10強彈出：詹天文、洗靖峰、林智樂、姚焯菲、文凱婷、何晉樂、鍾柔美、黃奕斌、林君蓮及炎明熹。疫情關係，比賽舉行期間，錄影廠只有導師團隊和評判團，沒有現場觀眾，壓力沒那麼大，早晚，台大（TVB）就悉心安排十強出商演，訓練他們學習在陌生環境和真人觀眾面前獻唱，製造實戰經驗，為他們將來入行鋪路。活動吸引大批粉絲撐場，讓學員親身體驗粉絲的熱情，增強他們的鬥心。更即場投票選出炎明熹為「最有能力奪冠」學員，洗靖峰則被選為「最需要激發潛能」學員。

當頭大熱炎明熹，雖然只有15歲，但甚有大將之風，被問到認為哪個學員是勁敵時，她答：「最大敵人是自己。」答案大方得體，既答了辣問題，又不會惹是非。譚麟公讚她，她回應：「很開心，家人也很喜歡譚校長，每次去卡拉OK都會唱他的歌。」有齊前文後理。對於可能會受到各種批評，她完全不介意：「參加比賽就有被批評和讚美的心理準備。」炎明熹這種質素的藝人，最受經理人歡迎，起碼不怕她說話得罪人，加上她唱功好，成為明日之星指日可待，前途無量。

《聲夢傳奇》好看在不單止是學



百家廊

若荷

## 嘉蔬偶得馬齒菜

一開始，我們是想在那片平整的土地上，開闢出一塊菜園的。我們整理好菜畦，撒下適合春季生長的蔬菜的種子，澆了水，然後安靜地等待菜芽從土地裏生出。過了不久，有幼芽從土地裏鑽了出來，且迅速生長，長得和集市所賣的蔬菜一模一樣，有些卻在種子發芽之後莫名地枯黃，漸而消失得無影無蹤，就像那塊田畦裏根本就沒有經過播種。原因不明，有人說好像是水澆得不透，那片舊年淤積的河灘還不太適合種菜，沙化的土壤最適宜的是種玉米、花生之類，之前這裏種的就是這樣的莊稼。

這片薄地被朋友開墾之後，我們每家分到一塊，也學着農人的樣子開始種菜。這些種菜的同仁，也不是都不會種地，只是時間久了，身手都生疏了。從去年秋天到現在，大家在這片菜園裏耕作，每播種一次，都收穫平平，漸漸就失去了信心。不過，有些人在放棄，有些人也在堅持，黃瓜、豆角、茄子、辣椒長勢漸好，黃色、白色、紫色的花已現出果實的雛形。所遇到的麻煩，是在種植葉類蔬菜時，也許是土地的不適，也許是技術問題，要麼苗出不全，要麼一出苗就枯萎，活下來的也零零落落，幾乎被茂盛的青草和馬齒莧吞沒，於是大家又陷入與野草爭奪地盤的戰爭。

青草，是那種俗稱「拔倒驥」的草，它盤根錯節，根系發達，不動鐵鋤不容易鏟出。馬齒莧倒是能輕易拔出來。第一次拔馬齒莧，沒把它當回事，隨手扔在了畦背上，第二次就捨不得扔了，它在這片菜地裏長得太多了，密密麻麻，每次都能拔出一堆，而且在這樣板結的土地上，竟能長出這麼肥壯的馬齒莧，是我們絕對沒有想到的，也不知是從哪裏飄過來的種子，讓馬齒莧在這裏安了家，菜園的邊邊角角上，都是它們紫紅色的身影。

馬齒莧，當地人叫「馬齒菜」，一片經過鋤頭趟過的田地上，不幾天又會長出幾棵，十幾棵，直到株連成片，真是應了杜甫那首詩：「苦苣針如刺，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大家辛苦種下的小青菜被它埋沒了個嚴嚴實實。正經的菜種下去不

長，馬齒莧長得到處都是，一茬拔出去又長出一茬，怎麼拔都拔不乾淨，在我們這些「菜農」手上生了又減，減了又生。本來就很頑強的山野菜，在這野草遍地，肥料充足的地方，更顯出它們的生命力。漸漸地，我們去園中收穫的目標不再僅僅是自種的青菜，還有別處難逢的馬齒莧。

其實，用馬齒莧做出的菜也很好吃。就算沒有園中的馬齒莧，每當去飯店用餐的時候，我點的菜裏也經常有馬齒莧，它的價格並不比其它菜便宜。用蒜泥、芝麻醬、味達美調味涼拌，或者不是芝麻醬和味達美調味，而是山西、鎮江的老陳醋，這就看各人喜好了。馬齒莧的做法有多種，我最拿手的就是清調，且這是很久以來的唯一。

自從有了這塊小菜園，有了這層不出窮的野菜，如今已經開始試着打破這個唯一，盡最大機會將它納入一日三餐，如若不然，就只能讓它自生自滅了。

馬齒莧的生長期是在春天，它的旺盛期卻在初夏。從春天開始，它就積攢了飽滿的生命力。若往常，每當春天來臨，我們會趁着郊遊之際去家鄉河邊挖野菜，在那裏有時就會遇到馬齒莧。只是春天，它正值年少，還未到顯山露水的時候。初夏來臨，馬齒莧才得以形體豐滿，鮮美嬌嫩，採回家擇洗乾淨，用燒開的水焯幾分鐘撈出，可清調，可做粥，普通的味道裏，還有悠悠不散的野性的氣息和味道。

在我的印象裏，馬齒莧是非常罕見的，它的生長跟不上人類的採挖。不僅是人類在吃它，田野裏牧放的家畜也喜歡吃它。我家在鄉下居住的時候，常見老鄉們拔回家，多則留着自己吃，少則扔在豬圈裏。有一次，不知當時是出於什麼原因，學校讓學生放學後找馬齒莧回家熬水喝，一時間，大人小孩都去田野裏找。後來才知道，是有人患了一種很頑固的腸炎，而馬齒莧是可以殺滅這種桿菌的。

只是那時的馬齒莧太難找，我和同學們兵分三路也沒能找到幾棵，從此，在我的記憶裏，就留下了馬齒莧可遇而不可求的印象。

馬齒莧是分地域來生長的，該它生長的地方，自然蓬勃勃勃地生長，不該生長的地方

踏破鐵鞋也難以找到。它適合在某個它所適合的環境裏，天時地利，加上微小的幾乎看不見的種子，才得以鋪天蓋地地生長。它葉莖圓潤光滑，肥厚多汁，越是水源豐沛的地方，越是生長茂盛。本草書中對它是這樣描述的：「馬齒莧，又名五行草，以其葉青，梗赤，花黃，根白，子黑也。」具有清熱利濕、解毒消腫等功效，除此以外，它還是清除腸道，排毒養顏的清潔劑，故有「長壽菜」之稱。它匍匐在地，是土地最為恭敬的崇拜者。

馬齒莧除了好吃，還開花，開花後的馬齒莧就不能再吃了。熬水，總有一些黑色的小種子在水底漂來漂去，涼拌，那些頂在莖尖上的花朵告訴我，它們已經很老了。所以說，吃馬齒莧，還需要及時入藥或入藥，當採擷時及時採。也可以將鮮嫩的馬齒莧擇好、洗淨，然後曬乾，就像南方的梅乾菜一樣裝袋密封儲存起來，什麼時候需要，什麼時候拿出來泡開食用，曬乾的馬齒莧經過浸泡、洗淨、舒展，切段做成肉絲小炒，吃起來味道更佳。甚為遺憾的是，馬齒莧的花不能觀賞，它花朵太小，花期也短，一朝開放，不久就有黑色的種子紛紛掉落。花香不弄衣，籽卻容易四處濺落，不易打掃。倒是種和它同名的花——馬齒莧花，是夏日裏的常見。它可以播種，也可以扦插，如此讓其生命繁衍下去，很容易養活。多年來，我種得最多的是馬齒莧花，它還有個優點是不怕旱，適宜在北方的園林和庭院裏種植，花嬌嫩無比，十分鮮艷。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夏天，家裏沒有多少花養，唯一年年種植的就是馬齒莧花，第一枝馬齒莧花是從同學的家裏掰來的，我們用花盆加入底肥來養它，撒上許多的種子，甚至用形形色色自製花盆來養它，馬齒莧花都不挑剔。四方小院的牆根下，種的都是馬齒莧花，只需要一點點泥土，它就開得很好。花有黃、白、粉、五顏六色，皆是明艷純粹的顏色。它的花莖與馬齒莧相同，葉卻如松針，紛披在花莖上，有厚厚的肉質，只是比松針略促了些。它們不匍匐在地，而是挾着花昂立於泥土之上，每一片綠色頑強的葉子，都飽含着生命的汁液。

從零創夢  
王嘉裕

## 三國劉關張書法

三國時代最出名的書法家是曹操手下重臣鍾繇，書聖王羲之早期也學習他的書法。但三國時代最出名的人物當屬桃園三結義的劉、關、張。那麼，劉備、關羽、張飛的書法又如何呢？

「三國」描述劉備：「性寬和，寡言語，喜怒不形於色；素有大志，專好結交天下豪傑；生得身長7尺5寸，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面如冠玉，唇若塗脂。」但外表文質彬彬的劉備卻是個不甚好讀書之人，反而好犬馬，愛音樂。他雖貴為蜀國開國皇帝，但後世對他的書法並無片言隻字提及，可見水平有限，不入土人法眼。

關羽雖為武將，但夜讀兵書的形象卻深入人心。讀書之人豈有不重書法的，關羽亦不例外，事實上，關羽的行書寫得十分之好。從流傳下來關羽的一幅行書看，其筆墨老到，書寫如行雲流水，跌宕瀟灑，出入有度。

再看張飛，張飛的外表給人印象五大三粗，似個不通文墨的莽夫，其實，歷史上的張飛不僅是三國時期勇冠三軍的名將，而且還是一位大書法家，他的草書堪稱一絕。

元吳鎮《張翼德祠》詩作云：「關侯諷左氏，車騎更工書。文武趣雖別，古人嘗有餘。橫矛腕力，繇象恐難如。」意思是張飛的書法很有造詣，比魏國的鍾繇、吳國的皇象都比不上他。有關張飛書法，《蜀中名勝記》第28卷中記載，順慶府渠縣（即三國時的宕渠縣）有一個八蒙山，山下有一石，石上題有：「漢將張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立馬勒石」兩行隸書大字。這段題字說的就是那次張飛以少勝多，把名將張郃打得大敗而逃的事情。據說當時張飛非常高興，得意之際，便以石代紙寫下了這段文字。

《蜀中名勝記》的作者是明代文獻學家、曾任四川右參政的曹學佺，此人當時既有文化地位，又有政治地位，他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

今陝西岐山縣博物館就收藏有一幅張飛「立馬銘」手書碑石原拓，字體、大小均與史載吻合。

碑刻共22個文字，用筆豐滿遒勁，氣勢剛健凝重，結構渾厚敦實，充分顯示了作為書法家之張飛的個性和風格，不失為一篇難得的書法作品。由此可見，張飛的書法頗具大家手筆。劉關張三兄弟書法相比，張飛勝出！

前段時間看到一個新聞，某狗主的小狗，因為生病需要花費幾千元去治病，這位主人想着幾

千元能夠買到另一隻小狗了，幹嘛還要給牠治病呢？於是，她把小狗放到鞋盒裏，給牠蓋上要悶死牠。這樣的行為光是聽着，就令人毛骨悚然，也令人憤怒。一方面是她的殘忍，竟能對自己的寵物小狗做出如此行為。另一方面是她的膚淺無知。這是從生命的層次看的，當她把幾千元和一隻小狗相平衡時，其實她就已經辜負了生命。在她眼裏，以為人和錢是萬能的，小動物在她眼裏不過是隨玩隨丟的玩具。這種荒唐的行為，折射出她對生命的態度——毫無敬畏之心。

其實這一類事物，在我們生活中比比皆是。很多人雖然不是直接殺死動物，卻是間接殺手。一直無法理解那些擲下重金購買貂皮大衣的人們，我關注的焦點並不是重金，而是生命。生命哪能用錢來衡量呢？萬物存在這個地球上，也是一個生命。生命都是平等的。為何我們要憑着那些不值一談的錢財和勢力，去剝奪另一種生命呢？人

們喜愛吃野生動物，也是一樣的。為了吃到野生動物，不惜花費大量金錢，並且以此為榮。在生命面前，又何來敬畏之心呢？

但是，我們應該想想，我們真的能夠成為駕馭萬事萬物的王者嗎？難道人類就